

不朽者

[法] 都德 著 周克希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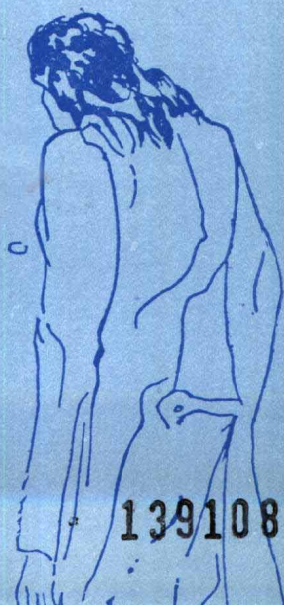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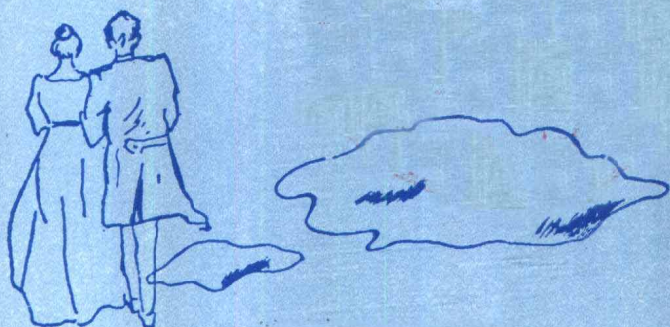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I 565.4
08

不朽者

[法] 都德 著 周克希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39108

Alphonse Daudet

L'IMMORTEL

本书根据Flammarion Éditeurs, Paris 1933年版译出

不 朽 者

[法]都德 著

周克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62,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册

ISBN 7-5327-1170-6/I·663

定价：4.80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不朽者》主要人物表

莱奥纳尔·阿斯蒂耶-雷于——历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阿斯蒂耶太太（阿苔拉依德）——他的妻子，研究院的“学究”们常在她的沙龙聚会。

保尔·阿斯蒂耶——他们的儿子，建筑师。

博兰·雷于——阿苔拉依德的父亲，前铭文与美文学科学院院士。

让·雷于——阿苔拉依德的祖父，法兰西科学院的元老。

巴多瓦尼公爵夫人（安东尼娅）——研究院的“公爵”们常在她的沙龙聚会。他的丈夫巴多瓦尼公爵曾任上议员、大使、部长。

柯莱特·德·罗桑亲王夫人（索瓦冬）——年轻遗孀，她的丈夫埃贝尔亲王于巴尔干半岛罹难。

德·阿迪斯亲王（萨米）——靠巴多瓦尼公爵夫人发迹的纨绔子弟，后被选入伦理学与政治学科学院。《论妇女的社会使命》一书作者。

阿贝尔·德·弗雷代子爵——诗人，诗集《大自然中的天主》的作者，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候选人。阿斯蒂耶-雷于当中学教员时的学生。

热尔梅娜·德·弗雷代——他的妹妹。

韦德里纳——艺术家，阿贝尔的中学同学。

埃尔舍——也是阿贝尔的中学同学，小说《农牧女神》的作者。

昂斯兰太太——研究院的“戏子”们常在她的沙龙聚会。

艾维扎太太——她的客厅是巴黎的“第四沙龙”。

莱奥波尔德大公爵——芬兰王室成员。

德·福黛伯爵夫人——芬兰大使馆一秘夫人。

穆拉-贝——土耳其大使。

阿德里亚尼大人——梵蒂冈教廷大使。

阿德里亚尼伯爵——他的侄子，教廷侍从。

洛瓦齐荣——法兰西研究院终身秘书，去世后由阿斯蒂耶-雷于接替此职位。

皮施拉尔——法兰西研究院秘书。

于施纳尔男爵——铭文与美文学科学院院士，后又参加竞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洞穴之民》作者。

德尔佩什——化学家，自然科学院院士。

朗德里——音乐家，艺术科学院院士。

里波-巴班——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德米尼埃尔——小说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当儒——剧作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拉尼布瓦——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德·布雷蒂尼伯爵——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埃潘夏尔——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布瓦西埃——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鲁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迪马——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加尚——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俗称“不朽者”)。

拉代——社交场上的“斑马”。

达尔松——小说家,《裸女》一书作者。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候选人。

莫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候选人。他当候选人已有十年之久,始终没有入选。

莫泽小姐——他的女儿。

玛格丽特·奥热——女演员。

拉维朗——首席律师。

马尔热里——律师。

阿尔班·法日——装订商,驼背。

博斯——文献收藏家。

柯朗蒂娜——阿斯蒂耶家女佣。

泰塞德尔——地板打蜡工人。

斯泰纳——保尔的仆人。

玛黛阿——巴多瓦尼公爵夫人的贴身女仆。

第 一 章

在一八八〇年版的《当代名人词典》里，“阿斯蒂耶-雷于”条目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阿斯蒂耶，即阿斯蒂耶-雷于（皮埃尔-阿历山大-莱奥纳尔），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一八一六年生于索瓦尼亚（多姆山省）的一个贫寒农家，早年即显露出对历史学的罕见的天分。先在里翁中学开始，后在路易大帝中学（后来曾回该校执教）完成的在今日已不多见的刻苦学习，为他打开了高等师范学校所有的大门。高师毕业后去芒德中学教历史，写了《关于马可·奥勒留^①的随笔》（获法兰西科学院奖）。次年，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教师由德·萨尔旺迪^②先生召回巴黎后，不负知遇之恩，相继出版了《路易十四的权臣》（获法兰西科学院奖）、《波拿巴与和解协议》（获法兰西科学院奖）以及卓越的《奥尔良家族史导论》，这是历史学家以后耗费二十年的心血构筑的大厦的恢宏前庭。这一次，法兰西科学院感到无奖可颁，于是将他荣列当选者之中。他在这个圈子里已经算不得是外人，因他娶雷于小姐为妻，而雷于

① 马可·奥勒留：古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② 德·萨尔旺迪（1795—1856）：伯爵，曾两度出任公共教育部长。

小姐的父亲是已故著名建筑家、铭文与美文学科学院院士博兰·雷于先生，她的祖父是法兰西科学院元老、奥维德①的诗的优雅的译者、《致于拉尼的信札》的作者、可敬的让·雷于先生，他的老当益壮的充沛体力，受到整个法兰西研究院②的赞赏。

莱奥纳尔·阿斯蒂耶-雷于由其同事兼朋友梯也尔先生任命，保管外交部档案。众所周知，他于任职数年后（一八七八年），因拒绝让自己的笔和历史学的公正性屈从于现时那些当权者的意愿，高尚无私地辞去了这个职务。但即使在离开他心爱的档案之后，这位著作家仍好整以暇，笔耕不辍。两年后，他又写出他的历史著作的最后三卷，并表示将根据一些极其珍贵、鲜为人知的资料撰写《伽里略新传》。阿斯蒂耶-雷于的所有著作均由专营科学院书籍的小塞卡尔书店经销。”

《名人词典》中传略的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词典的编纂者让每个当事人撰写自己的生平。可是干吗要说莱奥纳尔·阿斯蒂耶-雷于是辞去保管档案职务的呢？既然谁都知道他是被免职的，就象个马车夫似地给一脚踢出来，而起因是他这个奥尔良家族史的撰写者在第五卷第三百二十七页上漏出了这么一句不谨慎的话：“当时如同现在一样，蛊惑人心的宣传浪潮席卷整个法国……”

① 奥维德：古罗马诗人。欧洲不少文艺作品都取材于他的诗歌。

② 法兰西研究院：法国最高学术机构，由以下五个科学院组成：法兰西科学院，铭文与美文学科学院，自然科学院，伦理学与政治学科学院，艺术科学院。各科学院都编印书刊并单独对外联系。

一个比喻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啊！一万二千法郎的薪俸，奥赛沿河街的住宅，暖气设备，照明装置，还有孕育出他那些著作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一切全都给这场“蛊惑人心的宣传浪潮”，这场他掀起的浪潮卷得精光！可怜的人无以自慰。甚至过了两年以后，对于失去的舒适生活和职位荣誉的惋惜，还啃噬着他的心，在某些日子，在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的某些日子，尤其是在泰塞德尔来的日子，这种惋惜会变得更加强烈。

这个泰塞德尔，是个给地板打蜡的工人。多少年来，他都是每星期三来阿斯蒂耶家；同一天下午，阿斯蒂耶太太还要在她丈夫的书房里会客。博纳街四层楼上的这套住宅，过去曾经是很豪华的，天花板很高，可是住在里面一点儿也不舒服；如今只有那间书房算得上是唯一过得去的房间。可以想见，每个星期都要碰到的这个星期三，把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搅得有多苦，他那辛勤的、有条不紊的工作完全给打断了。他讨厌这个打蜡工人，这个脸象蜡壳子一样黄，一样板而且硬的“老乡”。这个泰塞德尔借口“阿希(斯)蒂耶先生还在索瓦尼亚那会儿”他就在里翁，毫无敬意地把那张堆满本子、笔记和报告的沉重桌子推过来撞过去，把可怜的大学者从这个房间赶到那个房间，到头来他只好躲进书房顶上的阁楼里，虽说他个子不高，到了那儿也只有坐着的份儿。这个堆放杂物的阁楼上，摆着一张织锦缎面子的旧扶手椅，一张年代久远的牌桌和一个文件架。光线是从朝着院子的、下面的大玻璃窗的上半截圆拱形部分透进来的；这样一来，等于墙上有了一扇象栽培柑桔的温室里的那种矮玻璃门，在它前面辛勤工作的历史学家，从头到脚都可以让人看得清清楚楚，他象关在笼子里的拉·巴吕红衣主教^①一样难受地蜷缩着身子。一天早晨，他正在那儿，两眼盯着一本古老的手抄本，屋子里

充满泰塞德尔的隆隆雷鸣声；忽然间响起了一阵门铃声。

“是您吗，法日？”院士用他那洪亮而威严的低音问。

“不希（是），阿希（斯）蒂耶先生……希（是）您的耳（儿）子。”

星期三上午，总是这个打蜡工人去开门，因为柯朗蒂娜在伺候太太穿衣裳。

“院士先生好吗？”保尔·阿斯蒂耶一边大声说，一边径直往他母亲的房间走去。院士没有回答。他儿子叫他“院士先生，我亲爱的院士……”是为了嘲笑别人通常用来恭维他的这个称呼。他儿子的这种戏谑态度每一次都使他感到很不舒服。

“法日先生一到，就让他上来，”他这话不是直接对打蜡工人说的。

“好的，阿希（斯）蒂耶先生……”隆隆的雷鸣声又开始震动整所屋子。

“早上好，妈妈……”

“哦！是保尔。进来吧……当心褶裙，柯朗蒂娜。”

阿斯蒂耶太太在镜子跟前穿一条裙子；她长得又高又瘦，尽管容颜已经憔悴，过分细嫩的皮肤也已经干枯，但还是很漂亮。她没有动，只是把匀过粉的脸颊朝保尔伸过去，他用两头尖尖的金黄色的小胡子在那脸颊上轻轻地碰了一下，母子俩都不是感情外露的人。

“保尔先生在这儿吃中饭吗？”柯朗蒂娜问。这个满脸油光、长满麻子的健壮农妇，正象牧羊女坐在草地上那样坐在地毯上，在缝补女主人那条破旧的黑裙子的下摆；她的口气，她的态度，

① 拉·巴吕红衣主教(cardinal La Balue, 1421—1491): 法国红衣主教, 政治家。曾因参与谋反被监禁达十一年之久。有些书上把他说成被关在铁笼子里, 但据史实此说不确。

都显露出一个把家务活儿全包下来而报酬又极低的女仆在这个人家里必然有的那种亲密关系。

不，保尔不在这儿吃中饭。有人在等他。他的敞篷轻便马车就停在下面；来这儿不过是跟他母亲说句话儿。

“你那辆新的英国马车？……让我瞧瞧！”

阿斯蒂耶太太走近开着的窗子，把一条条地漏进五月明媚阳光的百叶窗稍微推开一点，让自己刚好能看见漂亮的轻便小马车；崭新的皮革和漆过的枞木显得亮闪闪的，身穿新号衣的男仆手执缰绳，立在马头旁边。

“喔！太太，这有多漂亮！……”也在张望的柯朗蒂娜喃喃地说：“保尔先生坐在里边该多惹人喜欢哪。”

母亲的脸上容光焕发。可是街对面的窗子打开了，有人停在马车前面，这辆马车把博纳街这一段的人都惊动了；阿斯蒂耶太太把女仆打发出去，在一张长椅的边上坐下，自己动手缝补那条裙子，等待着，想知道儿子到底要跟她说些什么，其实她心里已经感觉到了点儿什么，尽管表面上装着是在专心致志地缝补。保尔·阿斯蒂耶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身子向后仰，也不作声，手里玩着一把象牙扇，那是他在襁褓中就看见母亲拿着的陈年古董。从旁瞧着他们俩这么坐着，你会发现他俩相象得叫人吃惊：一模一样的浅茶褐色里透出粉红色的、克里奥尔人^①的肤色，一模一样的柔软的腰身、叫人估不透的灰眼睛，而且，两张脸上都有个几乎难以发觉的微疵，就是纤细的鼻子略微有点歪，这么一来，整个脸上就显出一种讥讽的神情，让人不能信任。两人都缄默不语，暗自窥探着，等待着。远远传来泰塞德尔用刷子打

① 克里奥尔人：美洲西班牙殖民时代在拉丁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或在美国南部出生的法兰西人的后裔。

蜡的声音。

“这一切都挺不错……”保尔说。

母亲抬起头来：

“什么这一切？”

他以画家画画的手势，用扇子指着她裸露的手臂和透过细麻布上衣可以看见的下削的肩部的线条。她笑起来：

“对，可还有这儿……”她把很长的脖子伸给他看，那上面的纹路显示了女人的年龄。“哦！还有……”她心想：“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漂亮就行……”不过她并没有说出来。这位著名的巧于辞令的夫人，谙熟社交场上一切空谈和谎言，无论是直截了当的谈话还是委婉含蓄的暗示，在她都是驾轻就熟的事儿。但此时她对自己一生中所曾体验过的唯一的真正的感情，却找不到话来表达。

说实在的，阿斯蒂耶太太并不是那种不甘心看到自己渐入老境的人。早在激情的火焰熄灭之前，——也许在她身上，这种火焰从来就不曾熊熊燃烧过，——她就把自己所有的风情，女性所有征服、诱惑的欲望，还有那些辉煌的、风雅的抑或世俗的雄心，全都倾注到了儿子身上，这个二十八岁的、个子高高的俊小伙子，具有现代艺术家的端正仪表，微微留着一点胡子，头发在额前剪得齐平，无论是举止还是外貌，都有一种军人的风度，那是志愿兵役带给现今的年轻人的。

“你的二楼租出去了吗？”母亲终于问了这么一句。

“嘿！租出去了吗！……猫也没来一只！钉召租牌子，登广告，全没用……正象韦德里纳说他个人展览的那句话：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他们不来。”

他轻轻地笑了，在他眼前出现了站在那些涂釉制品和塑像

中间的韦德里纳，一副平静而执著的傲岸神态，对没有一个人光临觉得意外，但并不感到愠怒。可是阿斯蒂耶太太没有笑：这个豪华的二楼空关两年了！……在福尔蒂尼街上！最好的地段，路易十二式样的房子……更何况是她儿子造的！……他们到底需要些什么呢？他们，嗯，他们说不定就是那些不肯去韦德里纳那儿的家伙……她一边用牙齿把线头咬断，一边说：

“可这是一笔好买卖！”

“可不；就是得有钱来维持……”地产信贷银行已经把钱都吸干了……而那些承包商又盯得他不得安宁……这个月底还得付一万法郎的细木工工钱，可他连一个路易^①也还没着落呢。

做母亲的正在镜子跟前穿上衣，脸色变得刷白，而且自己也看到了。一阵寒战，是决斗时当对手举起了手枪向你瞄准时所感到的寒战。

“穆索的修复工程开始了么？”

“穆索！早就开始了。”

“那么罗桑的陵墓呢？”

“还是老样子……韦德里纳的塑像还没弄好呐。”

“怎么又是韦德里纳？你爸爸早就对你说过……”

“哦，我知道……他是他们研究院最讨厌的人……”

他立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你是了解我的，喏！我是讲实际的人……既然我让他来搞陵墓的塑像，我总有我的道理吧。”

他猛然间转身向着他的母亲：

“我需要的那一万法郎，你，你拿不出来吗？”

① 路易：货币名。一路易合二十个法郎。

从他进这屋子起她就等着的这句话，终于说出来了；要不是为这个，他是决不会来看她的。

“一万法郎？……从哪儿来？……”

她不再说下去了，嘴角边和目光中的悲戚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这样的话：“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了，你知道我穿的都是破旧的衣裳，已经三年没买帽子了，你知道我的内衣都是柯朗蒂娜在厨房里洗的，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把这些旧衣裳送到洗衣店去；你也知道更使我难受的是我不得不拒绝你的要求。那么，你干吗还要提这样的要求呢？”母亲这无言的央求胜过了千言万语，保尔·阿斯蒂耶不由得出声回答说：

“当然，我想到的不是你……你，自然喽！要是你有这笔钱……”接着，他带着他那种冷冷的开玩笑的神情说：

“不过，上面的院士先生……也许你弄得到……你对付他有的是办法！”

“现在不行了，那是过去……”

“任你怎么说，到底他还在工作，他的书还摆在书店里卖，你俩又根本不花钱……”

他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下细细打量房间里破旧陈设的寒伧相，褪色的窗帘，磨破的地毯，都是老夫妻结婚三十年来不曾换过的。那么他的钱都到哪儿去了呢？“好啦！……我这位父亲大人可别是生活很放荡吧！……”说莱奥纳尔·阿斯蒂耶-雷于生活放荡，这真是天下奇闻，简直没法叫人相信，就连他那愁容满面的太太也禁不住笑出声来。不，她心想，对这一点尽可放心：“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他什么都瞒着人，谁也信不过……这个乡下佬把钱都藏起来啦，咱们把他刮得太厉害了。”母子俩悄悄地说着话，在一块儿密谋着，眼睛盯着地毯。

“曾外公呢？”保尔不大有信心地说，“要不你去试试看？……”

“曾外公？你疯了！……”

不过他对老雷于，对他的不近人情的自私了解得很清楚，这个年近百岁的老人即使看着他们饿死，也不肯省下一撮鼻烟，或者一枚他经常别在常礼服翻领上的饰针。唉！可怜的孩子，他也是实在没法子才转这个念头啊！

“这么着吧！……你愿意我去求求吗？”

“求谁？”

“库尔赛勒街……预支修陵墓的钱。”

“我不许你这么做法！”他用命令的口气说，嘴唇苍白，目光凶狠；过后，他脸上又恢复了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稍带点儿开玩笑的表情：

“你不用再操心……总有法子应付过去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她看见他在找帽子，就给他递过去；他准备走了，既然从她这儿什么也得不到。她为了能让他再多待会儿，就跟他讲起一桩正在进行的大事，一桩别人请她作伐的婚事。

听到婚事这两个字，他猛地一惊，斜着眼睛看看她：“是谁？”她原来发过誓不告诉别人的，不过对他就例外了：“……德·阿迪斯亲王。”

“萨米！……跟谁？”

她也把她那狡黠的小鼻子侧过去。

“你不认得她……一个外国女人……很有钱……要是我说了，我就可以帮助你了……双方条件已经提出，而且以信件的方式确认了。”

他笑起来，完全放心了，

“公爵夫人呢？”

“那还用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她的萨米，她的亲王，十五年的老相好！”

阿斯蒂耶太太做了个女人对女人才会做的那种残忍的漠不关心的姿势：

“哦！活该。她岁数不小了……”

“到底多大岁数？”

“她是一八二七年生的……现在是八〇年……你算算吧。剛好比我大一岁。”

“公爵夫人！”保尔大吃一惊地说。母亲笑了：

“是呀！你这个傻瓜……什么事叫你吃惊呀？我敢说，你准以为她比我年轻二十岁……这么说，真的连你们中间最鬼的家伙也一无所知啦……不过，你总也明白，可怜的亲王不能让自己一辈子套在这个笼头里，因为等哪一天老公爵一死，他就非得娶她不可。你想象一下他娶这个老太婆的光景吧！”

“好家伙！做你的朋友可真够意思！”

她发火了：“公爵夫人，我的朋友！……哼，什么朋友！……”一个有六万法郎年金的女人，跟她相交那么深，对他们的窘境又知道得一清二楚，却从没想到过给他们什么帮助，“……只不过偶尔在她的裁缝那儿挑条裙子、拿顶帽子……也都是些日常用的东西……根本不是叫人打心眼里高兴的礼物……”

“雷于曾外公生日，”保尔用赞同的口气说，“……她就只送了一本地图，一个地球仪……”

“哦！我看这在安东尼娅已经算是大方的了……你记得吧，上回在穆索，正是收果子的时节，可当萨米不在的时候，尽拿李子干给咱们当餐后点心。要说嘛，那儿有果园，也有菜园，可是

全都是拿到布卢瓦和旺多姆的市集上去卖钱的……先不先，这是祖传的禀性。她的父亲，那位元帅，在路易-菲利浦^①的宫廷上赫赫有名……也就是在那个宫廷上被认为是个小气鬼！……所有那些著名的科西嘉家族，全都一个样：又吝啬又爱面子。他们用刻着他们的纹章的盘子，吃猪猡也不吃的栗子。……公爵夫人！还不就是她，亲自跟管家算帐……每天一大早仆人就得起肉拿来让她过目……到了晚上，已经上了床，穿着花边睡衣了，——我这是听亲王说的，——这不是！就要干那事儿的当口了，她还在轧帐。”

阿斯蒂耶太太把心里的怨气全都吐出来了，嗓音尖细，还带着嘘声，听上去象是在桅杆顶端的海鸟的叫声。他呢，听着她讲，开头觉得挺有趣，随后就不耐烦起来，走神了。

“我要走了……”他突然说，“有个谈公务的午餐……很要紧……”

“是订货吗？”

“不是……这次，不是建筑的事……”

因为她好奇心很重地执意要知道，他就说：

“过些天……我会跟你说的……现在还没眉目呢……”

离开母亲以前，他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在她耳边低声地说：

“不管怎样，别忘了我那一万……”

要不是这个身材高大的儿子造成了他们中间的隔阂，阿斯蒂耶-雷于夫妇本来可以成为一对按照世俗的、尤其是学院传

① 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 1773—1850)：出身于波旁王朝中奥尔良家族，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取得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